

## 总要一点 轻盈的飞翔

■周宏翔

参加青创会第二天的夜里,我和同为青年作家的李唐、孙一圣、周恺几个人在北京国二招宾馆附近的街道散步,后来去孙一圣房间喝茶,一下就涌来了好多朋友,有些是之前就认识的,有些是一直听闻名字没见过的,还有一些是几乎有段时间一直在一起玩的。

很难得在这样的场合遇到这么多同龄的作者,大家齐聚一堂,谈到当下的读书与写作,似乎又觉得文学是一件同舟共济的事情了。

我是15岁开始发表文章的,最初是在重庆本地的《课堂内外》,后来在《新蕾》《萌芽》。高中比较苦闷的生活,加上理科班里大家严肃的学习氛围,写作几乎成了我当时发泄情绪的一个出口。

大学的时候,出版人在杂志上看到我的小说,觉得我有写长篇的天赋,建议我转写长篇小说出书,而不是只在杂志上发短篇。

在出版人的鼓励和帮助下,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长篇小说,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最早一批的青年作家朋友们,其中就包括王苏辛。

当时,她在成都念大学,一边写稿子,顺道帮一些熟悉的编辑组稿。她找我约过一次稿子,说是发在上海的《杨树浦文艺》上。我给她了一篇,具体写的什么已经完全忘了。我唯一记得是,她说我是可以写严肃文学的,写得也很有意思。

我那时还不够自信,接连出了两三本书,都没有得到市场特别好的反馈,于是对创作这事儿就在心里打了退堂鼓。

接着大三升大四,身边人都在准备考研考公,我觉得自己游手好闲写文章不是个办法,于是也跟着去投简历找工作了。

我最终决定打包去上海,只因为那份工作工资最高待遇最好。那个时候,我自己的判定是:我与创作就此告别了。

如今回头去整理过去的东西,我发现原来那几年上班的时候,我还是写过一两篇小说的,其中有一篇《晴明来过葛云镇》刊发在2013年的《作品》上。

那篇小说其实是大学的旧稿重改的,当时《作品》的责编张鸿老师联系我,说那篇小说写得很好,很喜欢,问我后面还有没有别的稿子。我说很遗憾,我已经不大写小说了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受到了非常大的鼓励。

2015年初,我正式离开工作了四年的公司,打算重新开始写东西。王苏辛那时候已经去了北京的磨铁图书公司做编辑。她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,几位青年写作者三三、郑在欢、沈书枝、李唐都在里面,那会儿大家似乎都在为创作寻找出路。

半年后,磨铁找我签了一本故事集,那会儿王苏辛已经离开磨铁了。那本《不一样》卖出了非常惊人的成绩,我一下被冠上了“畅销书作家”的称号,可对我来讲,故事和小说始终有非常大的差别。

有时候我会想,自己到底是在写什么东西,为什么会有人读有人喜欢?这种质疑和文本无关,只是我对自己道路的选择产生了质疑。尽管从上海搬到北京开始专职写作的第二天,我就和自己说,首先得把书卖起来,才可能有下一步的生活。

2016年夏天,我找王苏辛聊了我的长篇梗概,给她提交了前四章的内容,她正巧去了上海的中信大方(涵盖出版物流行等业务的一家文化公司),她很快就给了我回复。

因为《不一样》的开卷数据被行业内很多人注意到,所以新的长篇他们也开出了非常可观的条件。最后在我们的协商之下,书名定为“名利场”,意为:名企、丽人、职场的合称。

次年年底,我开始写《名利场》的第二部,一家公司看中了这部小说影视开发的可能,就此和我签了三部曲的合同,直至2020年,我才写完最后一部。

《当燃》的创作则非常偶然,我也是第一次写自己的家乡,我从来没有想过其实我是适合写重庆的故事的。

《当燃》在《收获》发表之后,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。王苏辛第一时间和我说,替我高兴。我又想起十多年前,她第一次肯定我的小说,帮我拿去《杨树浦文艺》发表的事。

商业写作在很多人看来是比较轻的,而纯文学写作却是比较重的,但是,我时常觉得是反过来的。商业写作要考虑的市场因素很多,所以整个人其实是不轻盈的,是带着一些功利心的,但是真正的文学写作,其实打破所谓的严肃和通俗之后,应该是一种自在轻盈的状态,游刃有余的感觉。

这次青创会让我特别感触的是,好像又回到十来岁拥有创作初心的那个夜晚,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网上聊我们看的小说、喜欢的作家、期待的作品,虽然创作终究是很难的事情,但我们多少要让自己找到那一点轻盈飞翔的感觉。

(作者系1990年生人,著有小说《当燃》《第一次看见灿烂的时刻》《名利场》等。)

# 致青春

## 敬文学

当“青年”与“文学”碰撞,会擦出怎样的火花?

2024年9月,第九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举行。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青年作家齐聚一堂,交流文学创作经验,探讨新的文化使命。

作家王蒙、莫言在寄语中分享自己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心得与体会。作为首次青创会的与会者,王蒙用亲身行动,跑一场文学的马拉松;莫言坦言,自己受到前辈的鼓舞,也要努力追随,忘掉年龄,保持创作的热情。

当接力棒交到新一代青年作家手中,他们又会如何?

本期《两江潮》特邀了四位参加本次全国青创会的重庆青年作家,听他们讲述与文学的故事、对文学的理解、对写作的思考。

——编者

■晏青

2022年的9月,我和同学们所运营的微博“程愈程愈程愈”收到了一封特别的来信,这个女孩的第一封来信是来自2017年,我期待她的再一次来信已经很久了。

我们运营的这个微博账号属于一个虚拟人物——我创作的青少年心理悬疑小说《紫雾心谜》系列中的主角程愈老师。小说中,程愈是来自南山中学的心理咨询师,和他的搭档们一起解决了很多同学的心理困扰。他温柔而又强大,稳稳地接住了一个充满挑战的难题。

在写作小说之初,我没有想到,这样一个虚拟人物会让孩子们那么信任,他们愿意向这个角色倾吐自己的烦恼,写给我转交程老师的信越来越多。于是,从2017年-2019年,我和来自重庆第二师范学院、北京大学、辽宁大学、韩国延世大学的志愿者们同学们一起,聚集在“程愈诊疗室”,接收那些来自读者的求助来信。

2017年,这位女孩写来的是一封求救信,她发来语音,语不成段,还有一张张划伤自己手臂的照片。我们之前毫无经验,乱了阵脚。为了寻找更加专业的督导,我让同学们把所有零散的语音全

■杨不寒

一日,和前辈诗人李钢坐于席上。听他讲,他成为诗人,其实是个误会。大家愕然,便有人问,您原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。李钢眉头一低,复又抬头,看着窗外的夕阳金晖说,我应该成为一个铁匠。

这一段“公案”在我听来大有意味。一则,我猜他其实是把自己当成了爱打铁的嵇康,看他的高大身材和一头银发,确有些魏晋人的形貌。另外,他话语里的机锋也引起了我的幻想,假如我不是今天的杨不寒,又有可能成为谁呢?

美国农民诗人罗伯特·弗罗斯特有首名诗《未选择的路》。诗里似乎有个声音想说,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岔路口,东边观望一阵,西边打量几眼,最终都得选一条路走下去。待到某一天,回头看到,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如此孤绝地到了此时此地。中国诗人也有这种感触,所谓“却顾所来径,苍苍横翠微”便是。

前一阵子,我和几位小学同学突然联系上,又是吃饭,又是喝酒,恍惚间回到了那个街巷如旧照片一样泛黄的小镇。于是我们回忆,我们感慨,然而大家都默契地不怎么去提各自的如今。大家都在自己选择的路上走出了挺远,也慢慢获得各自的社会和家庭角色,对于各自的流水今日,很难有共同的经验和体会了。

我注意到我不自觉引用了弗罗斯特和李白的句子,想必是因为我已成为了一个写诗的人。

在前面那几位老同学的回忆中,我读小学时语文成绩就不错,没怎么吃过

■周睿智

我如何会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,进而坐在青创会那严肃且恢宏的会场里?

我偶尔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。总觉得自己招式凌乱,误打误撞。然而冷静下来以后,我还是会回忆开始写东西的这几年。

这几年来,如果把“文学”作为一个形容词,我会深刻地失望,因为真正地去摸索它、了解它以后,会发现文学和生活本身比起来,实在太不“文学”了。

我的写作真正起步实际上是上了大学以后。庆幸有父母的支持,几年间我几乎遍历了中国的大多数省份,这期间,我通过更多的个人观察,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变迁、思想磨砺、切肤之痛,逐渐开始理解前人写作中的残酷和悲悯。

这些体验和碎片逐渐凝聚成一个核,我发现自己可以开始把它包裹起来,做成一个人工的漂亮果子卖给别人吃,于是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耳际的沙丘》。

那时我住在北方滨海小城的一间出租屋内,一到冬天,海风就把漫天的雪糊在玻璃窗上,一层又一层,直到它们挂不住本身的重量。

最让人头疼的是,一到晚上,狂风就会从窗缝中挤进来,形成鸣哨般的刺耳声音。我只得爬起来,用纸板、报纸、透明胶带这些东西尽可能把缝塞满,第二天早上起来,又把它们拆开,以便开窗透气。就这样过了一整个冬天。这些事情在我后来的《秋末澡屋》等小说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。

部整理成文档,后来,我们顺利得到了心理专家的支持与辅导。

这让我意识到,为了更好地服务于青少年心理健康,我还需要进一步成长。这也是后来我考取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员资格,并成为重庆市心理学会会员的动力之一。

这次青创会上,王蒙老师在演讲中说:“有人问我说,你学这么多学这些玩意有什么用?那么,我的看法是,学在前,用在后。你必须学习,学习以后早晚有用,永远有用。”对此,我深有体会。

学习了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知识后,我们学会了更有效地倾听,而不是要求对方改变。我们鼓励那个女孩慢慢看到自己的进步,看到自己多么勇敢。

抑郁症的陪伴是漫长的,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告诉她,她并不孤单。2018年,我征得这个女孩的同意,把她的部分经历写进了《紫雾心谜》的《D字回旋曲》里,这个故事讲的是在毫无对方真实信息的情况下,主角乐柏利努力挽救一位抑郁症患者生命的故事。

## 我亦不能免俗

老师“炒”的“火爆青笋”,帮过度早熟的同学写藏头诗“造福”过不少人,所以现在,我很愿意把小学当作我写志愿业的开始。

还有一点,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尤为重要,我的语文家庭作业总是写得又快又好,给我逼仄的家吸引来好几位常驻嘉宾。总是在清晨,天蒙蒙亮的时候,我就得从单人床上爬起来为他们打开房门。他们列坐在我的床沿上,匍匐于我家那张茶几、餐桌兼书桌的斜斜小木桌上,当起了作业答案的搬运工。

我家巷子口,有位油光满面的阿姨,常年摆一张卖油炸葱油饼的小摊。作为回报,几位“童工”完成搬运工作后,我总能得到一张葱油饼。这时候,阳光洒下来,我在春风中吃着烫嘴的葱油饼,感到自己有美好的未来。

葱油饼的故事,让现在的我感到不安。那个曾经最勤奋的小小搬运工,同学聚会时就坐在我旁边。他朗声一笑给了我宽慰,说如果没有作业可抄,他恐怕会得到一个更完整的童年。我不解其意,他说,现在网络上不是都讲,挨打越多,童年就越完整吗。

据说鼓励是最好的老师。在写作上,我确曾获得过小学语文老师的极大鼓励,作文常常被她当作范文念给同学们听。那时的我便在一种虚荣里,隐隐感到,写作是一份准备好了的命运。有什么征文比赛,老师总是推荐我去参加,她也知道我父母愿意为我参赛而购买一批课外书。这一批作为参赛门票的课外书,给我带来了真正的、久远的文学启蒙。

很长时期,我家没有电视机,后来终于买来一台二手电视机,却没有钱安装天

## 山不向我走来,我就向它走去

每当我向周边人提起这些经历时,有些人总会半信半疑,觉得一个90后的年轻人很难有那么多写作的素材。实际上,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善于给自己找“麻烦”的人,磕磕碰碰的成长经历给了我很多的思考。

写作最开始是一场严重的自我沦陷,然后从中慢慢苏醒过来,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开始意识到,文字有着无限的可能性,它们可以是一扇窗,也是与世界对话的方式;于是我的写作就自发走向自觉。

当我走过这一步,才终于发现,文学的大门向我开启了。

在文学创作中,始终保持新鲜感和独特性是一项挑战。写作的过程中,我时常会面临如何避免陷入俗套、避免重复已有的表达方式的问题。同时,与读者建立连接也是一个挑战。在追求深度和独创性的同时,作者需要思考如何让读者产生共鸣,如何引导读者进入自己创造的文学世界里。这需要巧妙的叙事技巧、情感表达和对读者心理的敏感。

我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师长,建立起一个小型的支持网络,相互鼓励和交流,这的确帮助我更好地应对了外界的压力。我认为身处社会大潮中,关键在于找到平衡,保持独立思考的态度,将个体融入创作中,并与社会进行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。

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些来说,我们都生活在一个集体中,每个个体被赋予的功能性和服从性相对来说要强一些,但是追求灵魂独立是可以做到的,这也是我创作的内在动力来源。

通过明确自己对生活、社会和人性

线,只能看影碟。我成日里捧着那些课外书消磨时间,直到它们卷边脱胶,直到我初中考到县城,人生第一次走进书店。

去县城的前一年,也就是小学六年级时,我一度沉迷于打铁。其实不是沉迷打铁,而是沉迷兵器。在骨子里,我始终想成为一名武侯,我认为等我到了80岁,也还是这么想。

可当时的我,没有办法弄到一把刀或者一柄剑,只能拿一根铁丝插进蜂窝煤的孔洞里烧得通红,接着放在水泥地板上锻打。结果可想而知,可怜的地板就像人起了癣疥。

从父母的眼神里,我猜到,对于自己这样的家庭而言,锻造刀剑并不是一项得到认可的爱好。如果说捉鱼、摸虾、弹弹珠都不算什么正经事情,其实我那时候也喜欢写毛笔字和画画。至于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成为了一名年轻的书画家,其中原因,我始终没有想得明白。

上面就是我人生最初接触文学时的一些故事。和很多人一样,我一点点接近文学,主要是因为贪玩、生活的贫瘠,以及一份自命不凡的虚荣。

如今的我慢慢明白,在漫长的人类史中,如果把镜头放大,聚焦在每个人的表情上,会发现大家生活其实各自不同,各有滋味。诗人尤其迷恋自己的不同之处,深深陷于自己和自己的语言于此世间别无分店的美妙幻觉当中。

我给自己刻了一方闲章,上书“我亦不能免俗”六个铁线篆,聊以自嘲,也印证着我写下这些文字的心理动因。

(作者系1996年生人,在读文学博士,著有诗集《醉酒的司娘孀》、长篇小说《满江红》)

的独立看法,能够在创作中保持个性化的声音,我认为建立独特的写作风格至关重要。

海明威说他的创作能力来自他极大量的阅读。与前人相比,我的阅读量绝对算不上“极大”,但是阅读的习惯一直都保持着,而且我小书也读,漫画书也读,天文地理啥都感兴趣。

我认为读书不必分有用没用,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都可以读,早晚它们都能做出一些贡献,前提是做好知识筛选就行。

有一些知名的作家说,写作实际上也是一门手艺,我是赞同的。比如魔术师就要尽可能让自己的手快,快到已经超过人眼的暂留极限,那就没人能够看透他的技法。

写作实际上也是一场修炼,好的创作者一定是在不停地修炼他的大脑,使它强大到可以让那些语言可以像变魔术一样,用奇怪但又流畅的排列方式从脑中蹦到纸上,和读者们握手,那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

我总是认为自己写得还不够好,内心有很多想要创建的文学世界等待我把它们罗列编织出来,就像创建一座新的山。这有时候会带给我焦虑,时间匆匆而过,而自己一无所知。

可是又能怎么办呢,我只能同往常一样,每天坐在电脑边,写下一些文字,告诉自己,好好写,什么也别想。山不向我走来,我就向它走去。

(作者系1992年生人,中国作协会员,著有小说《耳际的沙丘》《世界一直游动》等)

## 为世界点亮一点光

我请这位女孩写下了给读者的寄语:“我看到黑暗的前方有光在等我,哪怕遍体鳞伤,我从未停止前行。”

我想给她寄书,但却一直联系不上她,我很担心。

2019年,“程愈诊疗室”项目停止了,我们给那位女孩写了一条私信,告诉她,只要她需要,我们随时都在。

她的微博账号沉默了三年,我一直牵挂着她,她还好吗?终于,我再一次收到了她的来信,一封给我,一封给程愈老师的账号。她说:“老师在吗?我现在已经变得比以前好很多了,虽然有时候还有点小小的难过,我已经没有上学,参加成人高考了,虽然有点遗憾,但因为我的病情只能这样子选择,希望我以后不要后悔吧。我想问一下,写我的那本书现在还能寄过来吗?”

“你好,很高兴收到你的消息。我觉得你可以走一条自己的路,谢谢你的信任,我看到你身上的坚毅和勇气。”我努力镇定回了消息,马上把这个消息发送到了我们的志愿者群里,大家都很开心。

那一刻,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的。那些等待,那些焦急,似乎此刻在她轻轻描写的词语中都已经变成了美好的祝福。

光是可以扩散的,也许这个女孩在她走出黑暗的路上,会遇到更多的和她有着相同境遇的朋友,他们可以在程愈这缕光的陪伴下,相互扶持着走出黑暗。

写作是一种最真挚的表达,是对一个创作者自身感受的探索,那些经历过的事,难以忘记的情感,会在写作中被再一次创造出来,变成结晶,去和世界交流。

我是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儿童文学,或者说,也是儿童文学选择了我,它能够接纳我的个性,也能够让我接触到很多的小读者。在他们最美好的童年,能够与他们相遇,是我作品的幸运。

为这世界点亮一点点光,哪怕如同萤火虫般微小。这,就是我心中写作的意义。

(作者系1981年生人,儿童文学作家,著有《我是你的守护星》系列、《紫雾心谜》系列、《女儿,我想把世界讲给你听》等)